

## 歸緣記 20

作者：孤鶴

也是，便道："那你把簪子退我。"老板一想："那簪子又破又舊，買也不值幾個錢。"然要是直接答允，未免顯得過于不爽，便佯作猶豫道："這這"楊麗莎道："那把戒指給我，你選。"老板道："這這小姐既然說了，好，簪子退你了。"邊掏簪子，邊嘮叨道："真是，沒這個規矩啊"楊麗莎接過簪子，道："恩至哥，走吧。"二人上了馬車，揚長而去。

等走遠了，楊麗莎把簪子攥在手了，道："好玄啊!"張恩至問："怎麼?"楊麗莎道："這簪子是我媽媽的遺物，是我姥姥給她的，算是傳家寶。過一陣回家，爹爹要知道我拿這個換馬車了，不得說死我!"張恩至道："既然它對你這麼重要，你為什麼還拿它換呢?你沒帶銀兩嗎?"楊麗莎答道："嗨，不是還有更重要的嗎?"張恩至不懂世故，他絲毫不知楊麗莎對他早已傾心，還問道："什麼啊?"楊麗莎一聽，心道："你個傻子!故意逼我說是嗎?我在你心中，就這麼沒有地位嗎?"剛要發大小姐脾氣，轉念一想還是算了，便道："因為因為要快些把夏姑娘救活啊!"張恩至這時已忘了她倆原就不和，還以為人人之心皆與他同，都想救活夏可靈，點頭道："你真好等她醒了，我就娶她過門。"說著摸了摸夏可靈的額頭，嘴角露出微笑。楊麗莎一聽頭半句"你真好"，頓時心花怒放，剛要說："你剛知道啊!"可再一聽後半句，"我也是這麼想的"，頓時鼻子都氣歪了，心道："好啊，我這又出錢又出力，不就因為你嗎?姓夏的跟我有什麼相干?我如此為你，你還娶她?張恩至，你想氣死我啊!!"再一看張恩至愛撫著夏可靈的尸體，還說要娶她過門，心中更是生氣，心說："我真是吃飽了撐的，看你跟個死尸卿卿我我，還不如回家呢。"轉念一想："不行，這麼放了他們，我虧不虧啊?本小姐絕不回家!那我忍了?不行，我得惡心他一下。"當下便道："恩至哥，你知道我爹給你的藥，能吃多久嗎?"

張恩至一聽，便道："不知道。"楊麗莎道："那你知道從這到麗江，要多久嗎?"張恩至也搖搖頭，楊麗莎道："她昏迷不醒，只能給她往嘴里灌湯。你這包東西，頂多能撐一個月。過了一個月，要還找不到神醫，夏姑娘就"張恩至聽聞，大吃一驚，急道："那怎麼辦?咱們還有多久到那

神醫那啊?"楊麗莎道："看咱這老馬，要是到云南至少還得一個月吧。再找找那神醫，沒三個月下不來啊!"張恩至已經聽得是滿頭大汗了，不停道："怎麼辦，怎麼辦，怎麼辦"楊麗莎撇嘴道："那也總比你跑著快啊!給你弄個車，不謝我不說，還說我亂花錢。好心當成驢肝肺"張恩至心中已知楊麗莎的意思，楊家雖是大戶，但上上下下對張恩至都是禮敬有加，自然是因為這位大小姐的關係，便道："楊小姐大恩大德，張某心領了。他日必將報答。"楊麗莎性子豪爽，不若夏可靈那般隱晦情意，便笑問道："怎麼報答啊?伺候我一輩子啊?"張恩至低頭不語，楊麗莎也討了個沒趣。二人駕車繼續向前趕去。每隔二三個時辰，張恩至便要停下為夏可靈煎藥，楊麗莎也放下大小姐的架子，幫著拾柴生火。張恩至心下十分感激，但不愿表露，只是道："你歇歇吧，我來。"

如此這般，走走停停，但也是日夜兼程，走了兩月有余，所帶補品也消耗殆盡。楊麗莎每逢藥店，都會進去淘換些藥來。張恩至心知是以她的珠寶首飾換來的，暗自感激，不曾表露。這樣又走了幾天，翻過重山，終于來到了麗江。據楊進仁所說，自上次與那神醫相交，也有三十年了。至于這人是否在世，也無從得知，且又不知姓名，只是貌若道人。幸好麗江不大，又主為納西族人，神醫醫術高明，倘若在世，倒應不難找。二人駕車進了古城。這城中景色煞有一番風情。棟棟民房鱗次櫛比，隨地勢上下起伏，頗有天人合一之意。戶戶門前皆有條小溪，溪水冰涼，這溪水忽寬忽窄，忽急忽緩。或有老婦在溪旁洗衣，或有少兒在水邊嬉戲。城中人穿戴與中原頗異，多以青白為質，紅黃為文。女以裹頭，男以散髮。所書之語，蓋其本族語言，二人難識。

張恩至尋得一男子，問道："這位小哥，你可知這里有位專治毒物的神醫嗎?"男子看著張恩至發愣，自是不明白，楊麗莎邊解釋邊比划道："我們，要，救人。"說著指向馬車。那男子磕巴說道："你誰?"顯是漢語不佳。楊麗莎又道："我們"說著指指張恩至又指指自己，"救人!"又指指馬車。那男子狐疑道："人?"張恩至忙拉開車帘，給他看昏迷中的夏可靈。那男子這才明白一點，抬起一臂，另一手作捻針狀，佯往臂上扎。張恩至見狀，點頭道："對，神醫神醫"那男子憨憨一笑，道："跟我。"說著便向前走去。張楊二人忙緊跟其

後。

## 第十八回 醫仙良方

張恩至問楊麗莎道："你也真行，我說他不懂，你一說他就懂了。"楊麗莎笑道："我自幼去了英國，洋文也是一句不懂。剛到時，交流皆靠如此比划，所以練出這本事了。這本事不單于外國人交流有用，訓狗訓馬也是可以的。"張恩至笑道："你可是把洋人比成犬馬了!"楊麗莎也莞爾回之。

不多時，三人驅車來之一民房前。那男子向二人擺手，示意勿進。自己先走了進去。張恩至把夏可靈從車上取下，抱在懷中。楊麗莎道："就等這麼一會兒，你也得抱著啊?"張恩至不語。

等了半晌，那小哥與沖沖地奔了出來，拉著張楊二人就往里走。二人進得房來，見牆壁上盡是些怪异圖畫，有人有物，形態各异。且房內之窗甚小，多以燭火照明。所飾之物皆是淡冷色調，是以甚是怖人。

只聽有人說道："少俠遠道而來，可是為尋蒼鶴醫仙嗎?"這聲音與一般漢語甚是有異，而又蒼老。室內燈光昏暗，又不得見其人。楊麗莎甚是害怕，一把摟住張恩至。張恩至心下也有些發毛，問道："晚輩愛人遭奸人毒針，特來求救。"那人道："嗯，那便是了。"說罷又聽得他嘟囔了幾句怪語。忽地從黑暗處冒出好五個人來，手持尖刀，向二人砍來。張恩至一驚，可抱著夏可靈，難以迎戰。楊麗莎不會武功，不出幾招，就被那些怪人制住了。

張恩至左躲右閃，因懷抱夏可靈，所以只能用腿腳防禦。雖其主攻在掌法，幸得輕功精熟，是以那些怪人捉他不得。張恩至叫道："我們只是來尋醫的，何故如此?"那怪老者道："尋醫?嘿嘿，多半是尋仇吧!今日你就命喪于此了!"張恩至怒道："什麼?"那怪老者道："少扯謊了!這裡根本沒有蒼鶴醫仙，你說是來尋他，當我們傻嗎?"張恩至這才明白，心想爭斗之間，解釋亦難。是以將夏可靈向天上一拋，隨即雙臂大開，飛掌回旋，正是一招"魂游四海"，橫掃千軍。掌風將四個怪人震飛數丈。未及夏可靈落地，張恩至飛身上接，又是一拋，傾身下墜，一掌直擊另一人面門。張恩至因不愿結仇，以傷人命，是以未使全力，只是將他擊昏。待都料理干淨，忙接住夏可靈，扶其楊麗莎，氣定神閒，朗聲道："汝乃何人?還不現身。"只見內堂中走出一人，身材奇矮，如童子一般，而銀須白髮，衣著怪异，凜然道："哼!我銅牛幫認栽了，要殺要剮隨你便!

不過帶句話給那朱常發，殺我李明啓一人可也，不過千萬銅牛幫眾是不會放過他的!"說罷閉目仰頭，鼓氣待死。

張楊見他如此，又覺可敬又覺可笑。楊麗莎強止住笑，道："老爺爺，我們不知道什麼牛什麼豬的，我們真是來救人的。"那李明啓奇道："當真?那我問你蒼鶴醫仙，你怎麼"張恩至解釋道："我們只知有神醫，不知他姓甚名誰。"李明啓兀自不信，張恩至抱著夏可靈，走到李明啓面前，蹲身下來，道："這是我愛人，中了歹人毒針，危在旦夕。我們聽聞此處有神醫可治，日夜兼程，來到此地。當真不是你的仇家。"李明啓探了探夏可靈的鼻息，雖微尚有，便道："你們從何處來?"張恩至道："南京。"李明啓怒道："士可殺，不可辱，你還當我白痴?你從南京來，這姑娘如此傷重，怎可抵得三月?"楊麗莎見這南人如此固執，也急了，大聲道："我們一路用人參鹿茸等珍貴藥材給她續命，才熬到今日的。你個老兒，快說到底有沒有什麼神醫的!"李明啓已是人家手下敗將，便也軟了，說道："既然你們不是仇家，便遠到是客。這個神醫有倒是有的，不過他不在城中，隱居于五龍雪山腳下的深林中，甚是難尋啊!"張恩至道："那這神醫叫什麼?"李明啓道："這确切姓名已無人可知了，不過因其常在山林中，又醫術高明，所以我們本地人都稱之高木醫仙。"楊麗莎道："那他可懂漢語嗎?"李明啓道："那是自然，不過他厭倦漢人世界，是以隱居麗江，若知你等是漢人，多半不會相救。"楊麗莎道："這算什麼?醫者父母心，還分得這麼清?"張恩至忙道："那還請前輩幫忙了。"李明啓道："這個"楊麗莎道："恩至哥，這蠻子你跟他客氣什麼。你越求他，他越不會答應你。"轉面道："李先生，這樣吧。你幫我們找這個高木，我們就幫你殺那個豬怎麼樣?"李明啓立馬道："好!"楊麗莎笑語張恩至："這樣才行!"張恩至也笑道："還是你行。"

當夜，李明啓率銅牛幫眾為張楊二人設宴招待。原來此地位處邊疆，土著盡皆納西族人，民風淳樸，所言乃東巴語，先前牆上圖畫乃東巴文字。自古以來多自制。自明太祖朱元璋收沐英為義子後，沐王府則為當地政權中心。待得大清，沐王府因護明後主脫逃，亦號召反清，是以遭滅。後吳三桂至此，稱平西王，直至其亡。而沐王府雖已不在，而當地百姓仍敬若往昔。這朱常發自稱沐王府遺孤，鼓動眾人，建後沐幫，與這銅牛幫搶煙草生意，是以結仇。如今之時，兩幫已水火不容，互相阻截商隊，又各自暗算。是以誤以為張恩至為刺客。這些納西族人倒也豪爽，那些襲擊張楊之人，認錯不悔，各人連千五大